

非常经典

放逐灵魂自由的缰绳，回归灵感交织的原点，承载生命中永存的人性，经典成全了至真的情感交流，而名著则成就了至纯的人文关怀。

大卫·科波菲尔
(五)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大卫·科波菲尔(五)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大卫·科波菲尔(五)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50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英国小说家。他生于朴茨茅斯的波特西地区, 只上过几年学, 全靠刻苦自学和艰辛劳动成为知名作家。

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 14 部长篇小说, 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杂文、游记、戏剧、小品。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描写劳资矛盾的长篇代表作《艰难时代》(1854) 和描写 1789 年法

国革命的另一篇代表作《双城记》(1859)。其他作品有《奥列佛·特维斯特》(又译《雾都孤儿》1838)、《老古玩店》(1841)、《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1850)和《远大前程》(1861)等等。

狄更斯是 19 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小说家”。

目 录

第五十章	皮果提先生梦想成真	1
第五十一章	将要开始更长的旅行	20
第五十二章	我参与了“火山爆发”	52
第五十三章	再度回顾	96
第五十四章	米考伯先生的事务和官司	107
第五十五章	飓风	136
第五十六章	新伤旧创	157
第五十七章	准备移居海外的人	169
第五十八章	出国	189
第五十九章	归国	201
第六十章	爱妮丝	233
第六十一章	两个可笑的忏悔人	251

第五十章 皮果提先生梦想成真

我们和马莎在河堤上谈话已是几个月前的事了。从那时起，我就没见到过她。可是，她和皮果提先生通过几次信。她热诚合作，却尚无结果。我也不能从他告诉我的话中断定我们此刻能对爱米丽的命运作什么推断。我承认我对她的回来已不抱希望，越来越认为她已经死了。

皮果提先生依然坚持那信念。就我所知——我相信我把他那颗诚实的心看得很清楚——他坚信他能找到她。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从没失去过耐心。虽然想到他那坚韧的信心一度失去会造成的痛苦我就不安，可他的信心中有一种那么富于宗教性的东西。有一种那么表现了深情的东西，它使人感到他的信心植根于他美好天性中最纯洁的深



处,使我对他越来越敬重。

他并不是一个喜欢无所事事的老实人。他一生都是个踏实吃苦的实干家。他也知道,当他需要别人帮助他做某件事时,他自己仍需努力做那件事以自助。由于生怕旧船房的舷窗内没有灯光,他曾夜间步行前往雅茅斯。为了能从报纸上读到一点和她大约有关的消息,他曾拄杖而行七八十英里。听了达特尔小姐告诉我的话,他就乘船去了那不勒斯,然后又回来了。他的旅行都很艰辛,因为他一味省钱,留着找到爱米丽后再给她用。在这所有的找寻中,我从没听见他诉苦,从没听他叫苦累或说 he 已感到心灰意懒。

我们结婚以后,朵拉也很喜欢他。他站在她沙发一边,手拿着他的粗布便帽。我的娃娃妻子怯生生地抬起脸,用惊奇的蓝眼睛看着他。这情景好像就在我眼前一样。有时,日落之后的黄昏,他来和我谈话,我把他带到花园里,他边吸烟边和我慢慢踱步。这时,我就清清楚楚记起他离弃的家,那晚间室外风儿悲号而室内炉火通明的家,在我童年时看来,那个家总那么惬意。

一天夜里的这个时分，他告诉我，他前天晚上外出时，看见马莎在他住所附近等他。马莎请求他在再见到她之前，无论如何不要离开伦敦。

“她告诉过你为什么这样吗？”我问道。

“没有，大卫少爷，”他沉思着摸着脸回答道。“我也这么问了她来着，可她说她不能说出来。”

对于这消息，我除了说些相信他不久便可看到她一类的话，没说什么别的，因为我已很久不用渺茫的希望来给他打气了。我也说不出这消息在我心里引起了什么样的臆测，而且那些臆测也是很没把握的。

大约两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我对那一夜的情景记得很清楚，那正是米考伯先生那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第二天。已经下了整整一天雨，空气中还是湿湿的。树上的叶儿茂茂密密，吸饱了水而下垂着。雨已停了，天色仍灰暗。充满希望的鸟唱起了愉快的歌。我在园中徘徊时，暮色渐渐在我四周聚拢，鸟声也渐渐变低了。那种只有乡村夜间才有的寂静随夜色铺开，除了树枝



上偶然滴下的水珠，最轻的树也不动了。

我们的小屋旁有由葡萄架和常春藤组成的绿色小配景。透过那小配景，我能从我散步的花园看到屋前的大路。我脑里正转着许多念头时，不经意把眼光投往这一边。于是我看到一个穿着寒伦外衣的身影。这身影急急向我俯下身子并招招手。

“马莎！”我朝那身影走过去并说道。

“你能跟我走吗？”她声音低而急切地问道。“我到了他那儿，可他不在。我把我要他去的地方写下来，亲手放到他桌上。他们说，他不会在外面逗留很久。我有消息要告诉你。你能马上来吗？”

我的回答是马上走出大门。她做了个急切切的手势，像是请求我忍耐而不要出声，然后她朝伦敦那个方向转过身去。

从她衣服上的泥痕看来，她是步行从伦敦来的。

我问她，我们是否去伦敦。她像先前一样做了个很急切切的手势示意肯定的答复。我拦住一辆过路的空客车，



我们便上了车。我问她应叫车夫朝哪儿赶时，她答道：“只要是靠近黄金方场就行！赶快！”说罢，她就蹒跚在车厢一角，用一只颤抖的手捂住脸，好像受不住任何声音刺激一样。

当时，我也受了很大刺激，希望和害怕这两种矛盾心理交织着使我头晕眼花。我瞪大眼看着她，想从她那里得到点线索。可是发现她那样强烈地想保持沉默，又感到自己在那种情形下我也想安静，也就不去打破那沉默了。我们一路前行。她一动不动，除了有时朝窗外看看，好像还嫌慢了一样。实际上我们走得很快。

我们在她说的方场入口处之一下了车。我叫车夫把车停在那里，以备万一用得着。她把手放在我胳膊上，催我走进那些很暗的街道之一。那一带像这样的街道有好几条，那里的房子也一度是独户住的好住处，但现在已沦落为按间出租的贫民住处了。在这样的一幢房子打开的门前。她松开我胳膊，向我招手，让我跟她走上了像是通往街道的排水沟一样的公用楼梯。



那房子里住满了人。我们往上走时，房门都开着，不断有人探出头来。在楼梯上，我们和上上下下的人擦身而过。走进来前，我们曾从外面往上看，看到些女人和孩子趴在窗口花盆上。后来从门口探出头来的人也大多是他们，大概我们让他们感到好奇。楼梯是嵌板的，很宽，乌木什么的栏杆很粗。门上方有刻成无花果形的檐板。窗口有宽宽的坐台。不过，所有这些旧时的排场遗证都很凄凉地被破坏了，变脏了。腐烂、潮湿加上久远年月已使地板变软，有些地方很不结实，甚至都不安全了。我看出，到处都有过把新血输入这个旧机器的尝试，廉价的松木曾被用来修补那贵重的旧木工部分，可那种尝试就像让一个落魄的老贵族和一个卑贱的穷人结婚，这悬殊的双方都打量了对方后却步了。楼梯上有几个后窗已变黑，或完全被塞起来。在还有窗子的地方都几乎没有玻璃了。那坏的空气似乎都是从坍塌的木框架中渗进来的，却再不肯离去。我从那些坍塌朽烂的木框架中，从其他没有玻璃的窗子中，看到别的房子也是这样，还看到下面令人目眩的脏院子——那是那幢房子的公





共垃圾堆。

我们往最上面一层走去。途中,有两三次,我觉得在模糊光线中可见到一个女人身形的裙裾在我们前面往上走。我们转到去顶层最后一段楼梯时,看清那个身影在一个门前停了一下,然后那身影转动了门把手,走了进去。

“这是怎么回事!”马莎低声说道,“她进了我的房间,我不认识她呀!”

可我认识她。我惊奇地认出她是达特尔小姐。

我用几句话向我的向导说明这是我从前认识的小姐。我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从她的房间里传出了动静,不过从我们站的地方听不出那里面的人说的什么。马莎一脸吃惊地又做了和先前同样的手势,领我轻手轻脚上了楼。然后,她推开一扇似乎没锁的小后门,走进一个屋顶呈斜状的空阁楼,这阁楼并不比一个碗橱好多少。在这阁楼和她称为她的那房间之间有扇半开的小门相通。我们走得气喘吁吁地在这里停下,她把她的手轻轻放在我嘴上。我只能看出:前面的房间相当大,里面放了张床,墙上有些普普通通的船



的图画。我看不见达特尔小姐，也看不见我们听到她对其说话的人。当然，我的同伴也不能，因为我站的位子太好了。

有一会儿静寂无声。马莎一只手捂住我的嘴，另一只放在耳边作出倾听状。

“她不在家并不关我的事”，萝莎·达特尔小姐傲慢地说道，“我并不认识她，我是来看你的。”

“我？”一个柔软的声音接着说道。

一听到这声音，我浑身一颤——这是爱米丽的声音！
“是的，”达特尔小姐答道，“我特意来看你的。什么？你不为你干了那么多丑事而害臊吗？”

她语调中那坚决而冷酷的憎恨，那残忍而严厉的锋芒，那压抑着的愤怒，使她整个人就活灵活现在我面前一样。我好像看到她站在灯光下。我好像看到她目光炯炯的黑眼睛，被激情烧得变形的身子，我还能看见在她说话时穿过她嘴唇的那不断颤动并变得灰白的伤疤。

“我专门来看，”她说道，“詹姆斯·斯梯福兹的心上人。



看那个跟他私奔而成为她家乡最下贱的人闲谈的那丫头，那个配斯梯福兹那种人的大胆、放肆和老练的伴儿。我要见识见识这是什么东西！”

传来一阵窸窣声，好像是那受了这么多侮辱的可怜少女往门口方向跑似的。于是那说话的人立刻把她拦在门口，又是片刻沉默。

达特尔小姐又说话了，她的声音是从紧闭的牙缝中挤出来的，她还朝地上跺了一下脚。

“别动！”她说道，“否则我要向所有住在这房子里和街上的人揭露你的丑事！如果你要躲开我，我就要拦住你。我可以抓住你的头发，也可以用石头打你！”

我听到的惟一回答是吃惊的低语，随后又是一片沉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方面我很想阻止那谈话，另一方面又觉得我出面尚没资格，只有皮果提先生有看望她和救助她的权利。他就再也不来了？我急躁地想。

“好！”萝莎·达特尔轻蔑地笑道，“我总算看见她了！嘿，他这可怜虫，被这个假贞洁、装着羞答答的东西迷